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二十二回 結婚

絲垂絡索，雙行碧玉之釵。幅展蒙茸，十匹紅羅之錦，盤堆象服。交映六珈，匣燦鸞書，平題八字。徐司馬先至閨館，與瘦菊同攜聘禮至。蓋仲堪暫假閨館，而以步蟾主婚者，宮花亂舞，爆竹分喧，燈懸熠熠之光，球颯垂垂之彩。楊老禮服相迓，衣飾以外，媵以聘儀三百。於是酒傾一石，筵敞七重，水陸俱陳，笙歌競奏。日晷過午，乃各盡歡而散。楊老則目笑轉蓬，有慚冰玉，徐司馬暨瘦菊復歸閨館。仲堪又以盛饌相餉，華堂富貴，福地神仙，閨館中已敷設一新矣。二十九日破曉時，步蟾為仲堪祀神後。石太守命駕肅賀，未幾徐司馬亦踵武至，素非親故之祥符縣令，更來周旋其間。別駕也，參軍也，下至貳尹少尉之屬，均因太守故，先後赴閨館。聞馳車馬，滿聽喧闐，踰濟冠裳，自然齊整。仲堪於步蟾外，別延同鄉同年，四人為招待，而楊老已飛駟下降矣，宮花齊轟，小鞞帽簷，蠻錦交叉。分縈衣袂，飛落花之朱蓋，耀弱柳之青旂。仲堪辭諸人升輿去，石太守等亦次第興，步蟾先迎後送，異常忙迫。閨館事定，始往楊老處稱喜。

鸞笙鳳管，一片嗷嘈，碧鬪朱氈，四週溫軟。仲堪俟於庭左，而樂聲又作，蔥珩夏處，遙知佩玉之鏘。花樣翻成，新炫鏤金之細，喜嬪步步扶珍娘出。裙拖六幅，水映瀟湘，衣拂五銖，香回宮禁。面輕綉而作障，足寸帛以兜鞋。明月前身，天風吹下，旁觀者咸嘖嘖稱羨。孰知數十日曾飄泊廁淪，迴翔囹圄者耶。珍娘轉入庭右，儂相起贊，鳴鉦者九，映名花而對舞，綴累葉以同輝，如此璧人，果然玉女。乃設座遙謁沈老夫婦，嗣遂雙叩楊老，自徐司馬以次，各相見以禮。煙雲縹緲，送入仙鄉，風月綢繆，催開閨苑。仲堪入房後，於花冠下遠視珍娘，其豔麗較前突過數倍。

珍娘與仲堪，平時固互供談笑，以資歡樂者。至此轉相對默默，意中殊覺自赧。楊老遣人促仲堪赴宴，而推諸首座。次徐司馬，次瘦菊、步蟾，殿以楊老。司馬曰：「五斗之醉，莫笑淳於，貳室之居，合依滄汜，楊丈向平之願畢矣。仲堪君波平波起，獲此美眷，後福正未有艾，而令媛之冰心峻骨，百折不回，殊足令人起敬。小人無往不福君子，今日仙娥車降，快婿棧迎，我輩相聚一堂，不識彼中人若何淒楚也。」楊老曰：「此事本出意外，亡荊僅遺此女。詭失詭得，天實為之。既適仲堪，餘心竊慰，三日後仍擬回晉摒擋，以備南行。芟稅菱租，桑畦麻畝，常為盛世老民而已。仲堪直俟榜發否，兩老在堂，似宜早歸為是。」仲堪方欲起對，閨館役送漢口電信至，蓋奚僮自名利棧發來者，電雲勸到漢，款應否匯汭。庭掇挈眷歸，勿待榜。仲堪交楊老閱後，亦曰婿作三日停，餞岳丈後，即僱一駝驢，一驢車去矣。漢有僕在，當為婿一一籌備。閩漸本鄰省，將來常至衢蘭鐵軌銜接，自仙霞關而下，距杭嘉線不二三日，歸寧亦良便也。瘦菊、步蟾笑曰：「三人來則同來，去將奈何？千里之行，敢附驥尾，一舸之載，殊妒鳴夷，仲堪恐不我許耳。」仲堪以步蟾文章冠絕，勸伊留汭，他日渡黃而北，無庸多此往還。射策丁年，標名甲第，或得與瘦菊相頡頏，徐司馬亦頗為贊同，而諸人之行止俱決。

歡聲雷動，逸興雲飛。酒過半酣，徐司馬等勸仲堪入賀珍娘。仲堪先為珍娘辭，既乃一哄而進，珍娘稠濃茜染，襖簇花團，翠細蜚翹，丹輕融粉。司馬先揖曰：「昔時唐突西子，幸弗見罪，今則仙人第一，已許狀頭矣。其能酬我一爵乎？」瘦菊繼言曰：「朱仙鎮之役，效勞者久，狂飈盡息，皓魄終圓，第二爵理宜酬我。」步蟾曰：「我係小輩，然代叔僕僕亟拜，亦不可不酬我一爵。」仲堪陰嗾喜嬪令珍娘執壺相敬，群言喧笑。且致謝詞，瘦菊曰：「我記有新婚序一首，為沈嫂誦之，勿責我褻也。」乃曰：

蘭秀芝香，賦就鸞蘿之句。鴛鴦雁幣，訂來山海之盟。紅絲係定姻緣，冰斧伐成伉儷。瑤池開玉輦，燈燭交輝，閨苑動仙輿，笙歌迭奏。廣寒仙子臨凡，金屋阿嬌出世。同心帶結，喜溢蘭房。合巹杯交，春生玉液。佳人知此夜，紅梅破玉，低首含羞。才子料今朝，丹桂生香，楊眉帶笑。解開金扣，重重錦繡透花枝。露出冰肌，寸寸瓊瑤依玉樹。五色彩鸞並戲，九苞丹鳳齊飛。陰陽會龍虎風雲，上下開乾坤橐籥。向中原問鼎，擊破琉璃。從赤壁鏖兵，衝開鐵鎖。秦關狹隘，曾當匹馬先登，蜀道崎嶇，豈止雄兵直進。人不毛之地，為歃血之盟。抵紫極之宮，開臨潼之寶，始若聊城之勁，欲罷不能。既成玉門之衝，來者不拒。半推半就之意，獨運中軍，又驚又喜之情，恐聞鄰國。樊姬有口，合吮櫻桃。沈令分腰，早歛楊柳。心鉤神餌，宜來色海釣秋波。性斧情斤，每向恩山樵夜月。寸陰尺璧，一刻千金。指杏臉而泣殘，墮苔鬢而雲散。煙回銀管，鼎吐丹砂。此聞風月雙清，巢棲鸚鵡；何處水天一色，池覆鴛鴦。

珍娘聞此，幾欲失笑。仲堪曰：「何苦惡作劇，汙可小憩矣。」徐司馬與楊老閒話，約於三朝為仲堪賀且餞。別時容易，誰賦江淹，醉後佯狂，不勝阮籍。楊老既送司馬，瘦菊、步蟾亦辭赴閨館。仲堪囑武貴料量內外，徐步入視珍娘。深壓兩渦，回眸一笑，繡帶錦襜之趣，短襟窄袖之情。小鬟為珍娘卸妝後，爐煨香茗，瓊溢明膏，始忽忽出房去。仲堪倘佯半面，戲憑雙肩，謂珍娘曰：「卿誠樂矣。」珍娘曰：「子非魚，焉知魚之樂。」仲堪展卷先入，珍娘亦從容易履，息檠掩幃，僅留所停紅燭已耳。仲堪輕摟珍娘，珍娘偏閉目轉面內向。曾記雜事秘本所載女瑩事，有所謂胸乳菽發，臍容半寸許珠，又云陰溝握丹，火齊欲吐者，直不啻為新嫁娘攝影。而瘦菊所述新婚序，反覺露種種斧鑿痕矣。珍娘至此，惺惺若小兒夢中啼，仲堪更賈其餘勇，以盡盤馬彎弓之技，而珍娘早從南柯子游。

仲堪輾轉反側，不能成寐。時計僅指一時又半，因念奚僮在漢，必先以一電相復，俾仍赴信陽州相迓。度雨漬黃梅，陰遮綠樹，別有一番景象矣。珍娘雖翼鷗日蹠，已慰舊情，而回憶九姓漁船，尚有重重公案，繡琴雖不逮珍娘。然參昴小星，躬襄篋笛，未嘗不為珍娘分勞也。第自新婚燕爾，如鼓瑟琴，遽告此情，難免使牀頭人齒冷。姑俟淞濱小住，假道泉唐，彼美近情於我，能否眷眷。斯際曲陳婉述，或者我見猶憐。否則畫虎不成，印鴻有跡，何必著此塵障耶？此機一定，睡魔即乘間而入，回顧珍娘，則鼻息調香，額痕熨汗，不覺與之俱化耳。

餘寒料峭，尚滯春寒，小雨如酥，黯雲尚籠罩窗櫺間也。仲堪攬衣推枕，珍娘亦相顧而起，小鬟旋進盥漱，珍娘促司櫺者理髮。仲堪出電譯對碼，雲款止匯，將日行，速至信站候。由小鬟交武貴往拍，時已四月初一矣。閨房之樂，甚於畫眉，仲堪果何修而得此。葯珠湯馥，菰米羹和，相對忘言，令人意遠。仲堪以行期在邇，囑珍娘好自收束。而親向外廂陪楊老，楊老正攜杖獨步，看傭人掃除花徑。及晤仲堪，則曰：「芭蕉葉大，聽雨何妨，薛荔絲多，迎煙自若，此間頗有雅至。借寓小草草，不能領略一二。」仲堪亦相與歎賞，而珍娘早攜小鬟問安楊老。

仲堪與珍娘，本非人間所恒有者。況又悲歡離合，備歷諸艱哉。楊老臨別贈言，欲仲堪遠到高騫，弗遽作名士想，且謂沈林遺胤，僅恃一人。珍娘體質較羸，不妨旁置侍姬，藉助添香之役。料無獅吼來破談禪。珍娘且對仲堪而笑，仲堪絮絮與楊老約，以今歲幸第，尚需赴燕朝殿。珍娘當秋晚來禾，否則明春仍作汭行。雪裡梅花，應打漿於魏塘、伍塘間也。楊老亦言歸晉。旬餘即賦淵明歸去來辭，落拓一官，本如傳舍，決不使北隴騰笑也。惟珍娘乍見旋別，不無悵，久不展老母墓，門前梅棘，將復何如。故訂期尤為堅決，午餐既罷，先後歸房，瘦菊、步蟾又聯袂而至。盛稱某班角色，樹幟京津，今在汭北登場。已由全館公車，醴費為賀，並邀石太守徐司馬諸公。吾聞盛事一時傳誦，不可無此舉以為紀念。仲堪願肆筵設席藉款賀者。